

## 國際佛教僧尼總會公告

本會收到檢舉第一屆聞法上師第八十六號釋界學（俗名：粘國振），今查核情況屬實，因其諸多邪惡行為，執迷不改，編造違規犯戒所謂開示，是脫離經教自演邪說，乃至奴虐學佛善人，破壞佛門清譽、損害他人利益及脫離聞法上師之四無量心和十善的行持（見檢舉資料），本會正式決定即日起取消釋界學聞法上師資格，由秘書處已正式刪除釋界學一切文件，之後釋界學之一切行為與國際佛教僧尼總會無關。

國際佛教僧尼總會

2009年11月7日

[Show search options](#)  
[Create a filter](#)

[Compose Mail](#)

Engadget - DROID Phone Holder and Multimedia Station go for \$30 apiece - 4 hours ago

[Back to Inbox](#)

[New](#)

- [Inbox \(8\)](#)
- [Sent Mail](#)
- [Drafts](#)
- [Spam](#)

- [Personal](#)
- [Travel](#)
- [6 more](#) ▾

- [Contacts](#)
- [Tasks](#)

Int'l Buddhism Sangha

You are invisible.

[Go visible](#)

Invite a friend

Give Gmail to:

Send Invite 50 left

[Preview Invite](#)

关于释界学的部分行为 Inbox X

chunhua9119 to me

[show details](#) 6:21 PM (13 minutes ago)

[Reply](#)

国际佛教僧尼总会大德法鉴：

我是一名佛弟子刘春华。最近这些日子以来，我和其他几位佛弟子一直被释界学的行为所困扰，实在不知该如何处理！由于释界学是闻法上师资格，所以敬请总会大德们，能在百忙中给予我们加持并指导我等佛弟子该如何去做！

自从看到第六号说明之后，跟随释界学的几位弟子非常震惊，有的马上远离了他。他看到说明后，对他的弟子说：“这份说明中的释界学不是指我，而是台湾其他和我重法号的人。”随后他就又用他惯用的方法：电话遥控指挥他的弟子，放下工作去追查是谁把这些内容上报到办公室的。

昨天中午，他让他的三个弟子到宋仪红家去安抚人心，他打电话过去说了很久，结果又弄的宋仪红好不容易和睦的家庭又矛盾重重，家里又分两派了

他原先的弟子谢桂兰家境比较困难，她五十多岁了还要每晚做很劳苦的夜班，每月赚得八百块钱收入维持生活。自从说明公告之后，她下定决心要远离释界学，而跟随真正具备师资的上师学习佛法。可近日来，释界学不断打电话指挥他的弟子到谢桂兰家，追查是谁上报的，搅得她和丈夫心烦意乱，白天也无法休息。昨天谢桂兰在电话里哭着说：“我不学佛了，我谁也不跟着学了，这整天搞得是什么事啊这是。。。。。”

昨晚谢桂兰的丈夫打电话来说：“自从跟随释界学这三年来，我就没开心过一回，这三年我们过的都是什么日子啊，简直太痛苦了！我真是身心疲惫啊！他整天是没完没了的打电话过来，也不管是什么时间，我们白天很辛苦的工作，他经常会在半夜十一点左右打电话过来，一讲就是好几个小时，我们根本就无法休息。他整天搞是非，哪怕一个词或一句话说错了，他就揪着不放，没完没了的批评；今天这个弟子不好，明天那个弟子不好，拉帮拉派，简直就像重新回到了文化大革命那个时代，是没完没了的批斗。我们家本来有三万块钱的债，从跟了他之后，现在增加到五万多的债。今年八月份他在我家住了不到一个月，要我们布置佛堂及买其他东西，我们又花掉了一万一千多块钱。我们这点工资什么时候能还清啊。跟他学佛学得实在太痛苦了！。。。。。”

在今年的七月初，释界学让他的弟子程海波、谢桂兰放下工作，到吉林长春办事，说他们去办的这件事功德无量。他们在路途中时，释界学才告诉他们所要办的事情内容：台湾的一位五十几岁的先生，在网上和长春的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士认识了要结婚，释界学要程海波、谢桂兰到那位女士的住处打听她是否结过婚、有没有小孩。他们在经过了漫长的旅途到达后，得知那女士是一位部队干部的女儿，部队警卫对陌生人的进出查的很严，他们没法进去。释界学每天不断的打电话询问进展情况，并教导他们怎么做。谢桂兰比较直爽，就把真实的情况汇报给释界学，程海波比较滑头，就不说实话，释界学就相信程海波的话，让谢桂兰到大马路十字路口红绿灯下，当很多人的面煽嘴，释界学指挥程海波拿着手机，他在电话中听着谢桂兰煽嘴的声音，而且让谢桂兰把头抬起来，让很多行人看到，看不到还不行。谢桂兰在第二次被强制煽嘴时不肯煽，她央求释界学说：“师父，马路上这么多人看着我煽耳光，如果人家知道我是学佛的，是师父要我这样做的，人家谁还敢学佛啊？”释界学呵斥道：“你不说你是学佛的，谁能知道啊！”并让她继续煽，煽的轻了还不行，必须让他在电话中听的很清楚才行。那一刻谢桂兰的精神简直要崩溃了，她对着电话中呐喊：“师父，感谢您这两年的教诲，但我真的承受不了了，我不学了！”

这次长春之行，七月十号出发，二十九号才得以回到家中，花掉了近三千块钱。

释界学在今年八月三号到达谢桂兰家，看到她后，就几次当着众人的面，说谢桂兰长的贫穷下贱相，走路也是贫穷下贱样子。。。。。

两年前，我哥哥也是因实在受不了他的这种教导方法，每天都是被他没完没了的指责、训斥而产生轻生的念头。

以上这些只是他几年来的一小部分行为而已。

他现在打着带众生学习伟大多杰羌佛法音的旗号，做的却是断众生慧命的魔行！而且让几位初入佛门的人因他的行为，而对我们殊胜的佛法产生偏见。

我真的不能容忍他再继续扰乱佛法下去了！他现在又在用他的假慈悲来笼络要远离他的那几位弟子，这几天搞得一团糟。。。。。

他现在还在广东湛江的一位弟子家里，每天电话遥控这里的弟子搞是非。

释界学的台湾电话是：886 9821 56918 湛江电话是：136 9237 0160

弟子刘春华不知该如何能制止他再继续造恶下去，所以请总会的大德能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为众生除害！非常感谢！

二零零九年十月十七号

09年新晋3D主流网游《天下贰》，网易六年亿资打造

[Reply](#) [Forward](#)

[Back to Inbox](#)

[New](#)

[Show search options](#)  
[Create a filter](#)
[Compose Mail](#)

**Inbox (7)**  
[Sent Mail](#)  
[Drafts](#)  
[Spam](#)

[Personal](#)  
[Travel](#)  
[6 more](#) ▾

[Contacts](#)  
[Tasks](#)

Int'l Buddhism Sangha

You are invisible.  
[Go visible](#)

Invite a friend  
 Give Gmail to:

 50 left

[Preview Invite](#)

CNN.com Recently Published/Updated - Serena into Doha semifinals as Venus hangs on - 3 hours ago

« [Back to Inbox](#)

**界学师的行为** Inbox X

chunhua9119 to me

[show details](#) 6:25 PM (11 minutes ago)

国际佛教僧尼总会大德们法鉴：

我是佛弟子宋仪红。三年前通过刘师兄在电话上认识了界学师，并且通过电话由界学师授了皈依。在跟随界学师学佛的这段时间里，有以下几点让我很迷惑：

一：界学师一直是亲口告诉我们：他是2500年前就跟随佛陀老人家学佛，后来每个朝代都有他的身影。今年八月份来大陆又告诉弟子们：他是早在十年前就被认证了，只是没有公布，他说再过一段时间将会公诸于世了。

二：他经常告诫弟子，自己是如何虔诚拜师学佛的，曾经有一次为能拜见到他的师父，他在佛堂外跪了五天五夜。而且告诉弟子：“你们只有做到我以前做到的，才有资格做我的弟子”

三：界学师经常让弟子们恭阅《上师五十法颂》，并且是在弟子们犯错时，让大家依照上面看到所要遭受的果报。使弟子们心中都产生了强烈的恐惧感：简直不敢学佛了，越学反而下到地狱里去了。。。。。

四：弟子们犯了错，界学师就训斥并让忏悔，但并不给指正哪里做错了。并且在忏悔的同时加上让自己掌嘴。因为弟子们经常感觉不到自己到底犯了什么错，所以虽然忏悔了但却起不到真正改过的作用。

五：界学师一再让弟子整理他利益众生的事情，并且开示把这些拿给刚进佛门的弟子看，弘扬他的功德。

六：他不分时间的打电话来，不顾弟子是在干什么。而且还经常不管是在什么地方，说让弟子跪下忏悔就必须马上跪下。有时在马路上或一些公众场所也如此，不照着做就大发脾气。

七：虽然每次都是通过电话联系，但是由于训斥的次数特别多，造成弟子们接到他电话时都很惶恐！

八：虽然以前在电话里给我和刘师兄他们做了皈依，但没发皈依证。这次来大陆之前告诉别的弟子说：有人去上告他通过电话遥控皈依及电话传法是不如法的事。但他所传的法在一些佛书上都有，属于公开的，所以不存在不如法之说。

九：他让弟子们需三次祈请他才来大陆。并说不祈请的不准拜见他。我以前由于犯错，界学师不让我再和他联系。我到师姐家的佛堂祈请，他通过电话知道我在那里后，把师姐的丈夫训斥一顿。事后界学师询问其他弟子，我在佛堂有没有忏悔或感恩他，他们说没有。界学师对其他弟子解释说：不是师父不慈悲，而是我不知忏悔不知感恩，所以他没法接受我的祈请。

界学师来大陆后我又去拜见，当时我跪在佛堂门外，后来界学师看到后仍让我跪着，直到他们恭听完法音，又让我跪到楼下面。后来在吃晚饭时，又让我跪到楼梯拐角。跪了五个多小时后，界学师在晚上十点开示给我女儿，让她带我去吃晚饭，我就回家了。

过了两天我又去请求拜见界学师，我让我老公给传达。我老公进佛堂一会儿出来告诉我：“师父说了你和蓬莱刘家有联系，而且你要跟木雅尊者学佛，所以不能接见你，以免让人觉得师父在和别人抢弟子。师父的弟子很多，也忙不过来。”刚说完，翟师姐又过来告诉我说：“师父说你犯了错没忏悔清净，师父不敢让你进佛堂。”我听了以后就离开了。

十：只要我女儿身体不舒服，界学师就开示说是我没有与师父三业相应，犯错的业障转移到我女儿身上了才会这样。我不相信这种说法。界学师又告诉其他弟子说我是在诽谤他。

十一：界学师这次来大陆告诉其他弟子说：有个大法王来大陆抢别人的弟子，已经抢了很多。

以上是我很久以来的困惑，请问他的这种言行还有资格带弟子吗？

感谢能给予开示！

2009年10月2号

[看陆川杨幂新片《琴棋书画》·品网易3D国韵网游《天下贰》](#)

[Reply](#) [Forward](#)

« [Back to Inbox](#)

Send messages from your [other email addresses](#) using your Gmail account. [Learn more](#)

You are currently using 3252 MB (44%) of your 7385 MB.

Search Mail Search the Web Show search options Create a filter

Compose Mail

The Official Google Blog - Similar Images graduates from Google Labs - 1 day ago

Web Clip < >

- Inbox (6) Sent Mail Drafts Spam

Back to Inbox Archive Report spam Delete Move to Labels More actions

1 of 924 Older

- Personal Travel 6 more v

释界学的恶行 Inbox X zhengyizhe6677 to me show details 8:30 AM (9 hours ago) Reply

New window Print all

国际佛教僧尼总会大德法鉴！

为了不让更多众生的慧命断送在释界学的魔掌里，我在此代表所有受害众生指证释界学的恶行。

受害人谢桂兰为了能学到多杰羌佛的如来正法，死心塌地的跟随释界学修学，对释界学指派的事认真执行。在今年的六月十号，她和程海波遵照释界学的安排：放弃工作、带上望远镜、照相机踏上了到长春的路途，去执行释界学要他们做的“佛事”。在路上释界学才告诉她：到长春某部队机关跟踪、调查某女士是否结过婚、生过小孩、是否是黑社会的。那位女士三十七岁，在网上和一位五十几岁的台湾先生认识结婚了。释界学就喜欢介入人家的家庭，管人家的家事，指派谢桂兰他们千里迢迢前去调查那女士的一些情况。

本来谢桂兰的家境已经很贫乏，欠了三万多的债务，每月要做很辛苦的苦力才能赚到八百多块钱维持生计。这次请了一个星期的假到长春，去完成释界学指派的任务。

到长春后，他们根本就进入不了警备森严的部队大院，释界学就遥控指挥他们怎么跟踪、拍摄。炎炎夏日也得要她在部队门口盯守，稍有疏忽就是对她一顿谩骂、要她掌嘴。白天累了一天，晚上回到住处还要继续接受释界学指导的演练，经常演练到大半夜才罢休。

有一次看到那女士的车从院内开出，释界学就要谢桂兰跟踪，但谢桂兰毕竟是52岁的人了，长得又瘦弱，她哪里能追的上汽车，在跑到一个十字路口时，看不到了那车的踪影，释界学就要谢桂兰打出出租车去追，谢桂兰汇报说：“我没看到她的车往哪里开了，我怎么追呀？！”释界学就在电话里大骂她王八蛋等等，并让她在十字路口当着很多人的面掌嘴，谢桂兰不肯掌，说：“师父，我在马路上当着这么多人掌嘴，如果人家知道我是学如来正法的，肯定以为我是神经病，谁还愿意来学佛啊！”释界学怒吼道：“你不说你是学佛的，谁会知道啊！”并一定要她掌，掌的声音轻了还不行。谢桂兰就低着头在掌，释界学问旁边的程海波：谢桂兰是在低着头掌还是在抬着头掌？得知是低着头，就命令谢桂兰抬起头，让所有过往的人都能看到她在掌嘴。并问程海波现在路口人多不多，得知人很多时，就让她继续掌。。。。。。

那一刻谢桂兰的精神快要崩溃了，她对着电话向释界学呐喊道：“师父，感谢你这两年对我的教化，但我真的受不了了，我不学了！”但招致的是释界学更狂怒的谩骂。。。。。

身心疲惫的谢桂兰回到家中，她老公看到她又黑又瘦的样子，就问她怎么在十几天中变成这个样子，像老了二十岁。。。。。

本来她向厂里请了七天的假，但假期到时没完成释界学的任务，释界学不让她回来而让她继续请假。厂里有严格的规定：假期超过七天算自动辞职，工资押金概不退还。谢桂兰因此把工作都丢了。

后来释界学想到大陆来，就命令他的弟子们必须三次折请他，他才会来。谢桂兰考虑到不能让其他众生因为她个人的事而耽误学佛，就一起祈请了。

今年八月三号释界学来到谢桂兰家后，看到她简陋的住处及她的长相后，就几次当着众人的面，说她是贫穷下贱相，并不顾自己是出家人的形象，在众人面前学谢桂兰走路的样子。。。。。

他在谢桂兰家的这段时间里，他没有带他们好好闻受佛陀的法音，很多时间都是在让他们跪香、忏悔，而且从不给他们好脸色看。

他这次住在谢桂兰家的二十几天里，连让她布置佛堂、购置物品等各项开销，共花掉谢桂兰一万一千多块，使她本已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

谢桂兰那老实本分的老公愁苦的说：“从谢桂兰跟着释界学学佛以来，我就没高兴过一回啊，他整天是没完没了的电话，不管是什么时间场合，还经常在半夜打来，然后在电话中指责谩骂，骂我们两个是王八蛋。这就是他所谓的教化方式，还美其名曰为是让我们向米勒日巴学习接受师父的谩骂。从跟着他学佛，他让我们打电话给他，三年中光是电话费我们就花了一万多。儿子已经成年了，因为家中的债务，我们不敢让他谈恋爱。我们这三年不但要承受越来越多的债务，更痛苦的是他对我们的精神折磨，我真的是活够了。。。。。”

释界学在来山东后，只给了谢桂兰一百元港币、一百元台币，算是她长春之行的费用。

释界学离开淄博要前往广东湛江之前，让湛江的廖秀珍再买张电话卡，以方便随时接听他的电话。廖秀珍因家里有电话、又有小灵通而不肯再买，释界学就命令他的几个弟子，轮番打电话到廖秀珍家指责她，搞得她很是心烦。她老公在一次又接到电话时，对他们怒吼道：“你们要是再打电话过来，我就报警，告你们扰民，整死你们！”搞得她老公对释界学很是反感！

宋仪红、张勇夫妇自从跟随她学佛以来，也是家无宁日，每天的阶级斗争，一会儿要张勇批评宋仪红，一会儿又指责宋仪红忘恩负义不知感恩他。

翟纯丽的家庭也因为释界学的行为，而对意见很大！

我哥哥也因为释界学没完没了的指责而产生轻生的念头。

凡是跟过他的人，每天都是在胆战心惊中度过，就怕接到他的电话，听到电话铃声就恐慌，谁都不敢接，但又得硬着头皮接。宋仪红的婆婆说：一听到他的电话来了，就吓得脑子里一片空白。。。。。

释界学还一直命令他们在接他的电话时，必须马上说：“伟大的大恩上师、弟子无量感恩。。。。。”

他还宣扬说是：他是准提佛母认证的，马上就要向外宣布了。并要把他平时的讲话录音下来，整理成文字将来出版。还要把他自认为利益众生的事情记载下来，用来宣扬他的所谓功德。

据他们说：从跟随释界学以来，每天都是没完没了的接他电话，听他训斥，根本没时间静下心来观佛书做功课。

根据调查：当年在香港的黄晓穗她的秘书许慧明被释界学骗到韶关，睡在一个房间里，男女污秽，玷污佛门；香港的陈克民居士也反映释界学挑拨人家夫妻离婚，跟他一起。

也许各位大德会问：“既然事情到这种程度，为何他们不远离他？”因为他们渴望学到佛陀的如来正法，而释界学手中有佛陀的法音。除了他以外，他们不知再到何处能学到正法，所以不敢离开他。因为我在三年前就远离了释界学，释界学就一直他们在面前说我入魔了，不让他们和我联系。我打了几次电话给他们，他们也不敢接受我的建议。

以上这些只是释界学的一小部分恶行而已。他们随时可以出来作证我写的真实性。

各位大德，看了以上他的部分恶行，您觉得还能继续让他持有闻法上师的资格吗？还能让他继续打着弘扬佛陀如来正法的旗号，却干着残害众生、断众生慧命的魔行吗？

我们虽然已经远离了他，但还有其他众生还在继续受他迫害。

为了不再因为他的魔行玷污佛陀的形象、为了不再有众生的慧命断送在他的手里，所以我代表所有受害众生，敬请总会的大德们能帮助我们彻底远离他的魔爪！

阿弥陀佛！

弟子刘春华、刘永兴、陈红华、宋仪红、张勇、焦翠芳、谢桂兰、马怀柏、翟纯丽、苏阳 二零零九年十月二十五号

呈國際佛教僧尼總會:

關於界學師,事情的發生是在 2009/5/26 開始,當時有一位李先生的父親往生,界學師透過蓮友的介紹,而到李先生的家中幫忙料理李老先生的後事.因李先生感受到界學師熱忱的關心,同時也知道界學師道場的成立需要經費,前後供養四萬元,界學師與李先生的互動中,有向李先生提起如果能力夠界學師希望自己可以買塊山坡地建設道場.購地經費約一百多萬,希望到時候李先生可以幫忙.但由於互動過程李先生感受到界學師給予的壓力,而產生煩惱.所以在李老先生後事處理完後就鮮少與界學師連絡.

佛弟子李仁慈頂禮報告

2009/10/22

## 釋界學在台侵占本會兩台摩托車之始末

本會於2008年7月份支付新台幣壹萬捌仟壹佰元予台中市南裕車業有限公司，購買摩托車兩部作為釋界學協助弘法之交通工具，兩部摩托車分別為送往台南的50cc機車（355-QEH）以及送往埔里的90cc機車（IMS-666）。為便於辦理二手機車之過戶手續，本會暫時將兩部摩托車登記在釋界學之名下，依相關單據所示，兩台機車已於2008年7月14日過戶至釋圓覺（釋界學）之名下。

釋界學於2009年4月份赴美取得「聞法上師」後，離開本會自行弘法。隨後本會便透過電話聯絡釋界學，請他協助將兩部摩托車過戶回到本會名下，期間透過三人至少與釋界學通過四次電話討論此事。為方便辦理過戶，本會在電話中主動提出向釋界學取得證件後由本會人員代為辦理或者是由本會派人至台中陪同釋界學至監理站辦理等方法，但釋界學均以沒空或以抽不出時間為由，不利過戶之進行。因此，兩部摩托車至今尚未過戶回本會，整件事情已半年之久。

台灣運頓多吉白菩提會

2009年10月22日